

孫詒讓全集
許嘉璐主編

梨文舉例
名原

中華書局

孫詒讓全集

名 槩
文 舉
原 例

程邦雄 點校

戴家祥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契文舉例 名原/(清)孫詒讓撰;程邦雄,戴家祥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6.8
(孫詒讓全集)
ISBN 978-7-101-11640-3

I.①契…②名… II.①孫…②程…③戴… III.①甲
骨文-研究②金文-研究 IV.K877.1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56465 號

責任編輯:朱兆虎

責任校對:梁五童

孫詒讓全集

契文舉例

[清]孫詒讓撰

程邦雄點校

名原

[清]孫詒讓撰

戴家祥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¼印張·2 插頁·260 千字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45.00 元

ISBN 978-7-101-11640-3

《孫詒讓全集》編纂工作機構

編纂委員會

主 編：許嘉璐

副 主 編：王雲路 李建國

學術顧問：安平秋 趙振鐸 雪 克 裘錫圭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標※號者爲常務編委）

史光輝 朱小健※ 朱瑞平※ 李解民※

汪少華 祝鴻杰 祝鴻熹 虞萬里

工作委員會

2001 年

主 任：錢建民 宋一夫 龐學鈞

副 主 任：項力克 廖可斌 朱小健

委 員：尤碎林 曾大滿 張涌泉 高躍新

王世偉 金柏東 潘猛補 李 刃

2008 年

第一主任：蔣珍明

主 任：陳建明 李 岩 龐學鈞

副 主 任：林濟晚 廖可斌 朱小健

委 員：黃友金 王世偉 金柏東 高躍新

張涌泉 李 刃 潘猛補 陳欽益

俞國林

孫詒讓全集序

許嘉璐

瑞安孫詒讓先生（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字仲容，號籀廬，與德清俞曲園、餘杭章太炎、炳麟並爲清末國學之殿。

先生一生著述甚豐，尤以經學、諸子、金石文字爲最。太炎先生贊爲「三百年絕等雙」，不過也。

今逢先生謝世百年，其全集面世，同仁屬序於余，敢不承命？勉爲略陳每讀先生書之感於後，且簡述全集整理出版之始末云。

先生生當末世，華夏板蕩，數試不售，遂淡泊功名，侍父衣言於任所，得請益於當世名儒，繼而靜處鄉里，埋首苦讀撰述。其治學也，博采究極，纖毫不遺；尊古不迷，崇新未癡。

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藪，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

其意雖未出洋務人士體用說之囿，然山河陸沉之痛，學者爲考據而考據無益當世之慨，溢於言表，則後之讀其書者得無自省耶？先生嘗贊執教瑞安之算學家林調梅曰：

鄉里有導師，亮節孤忠，曆算專精祇餘事；

洞淵昌邃學，通理博藝，艱難宏濟仗奇才。

此豈非先生自道歟！其歿之前歲，鄉人擬壽其甲子，先生自爲啟以謝之，文曰：「竊以世變阡危，既非吾輩酺飲爲樂之時，已則酬宴亦不備，惟略備筵資，寄上海中外日報館移充義賑，冀爲諸君造福，藉答雅意」。其晚歲，既興團防以禦侮，興新學而育才，復倡實業以濟民，其惟國惟民是憂，知行合一，懇懇之情，於今世豈無謂哉！喜見今時治經學者日增，惟願後來既讀其書兼知其人，既知其人則踐其跡，毋僅句讀、考據爲也。

仲容、曲園、太炎三大師，皆浙人也，潤漑中國學壇乃至於今，亦近世奇事。然三人所歷所遇則迥異。太炎嘗游於曲園之門，終以政見而「謝本師」。仲容雖無所師承，復亦何常師之有，其學實本乾嘉，上承漢唐爾，嘗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流覽，久之，則知凡治古

其立論也，處高瞻遠，宏通恣肆；折衷允洽，發明中綮。是以前周禮正義、墨子閒詁、札迻諸作，迄無出其右者，雖補之糾之者時現，要皆無傷其爲經典之作也。

先生偏居東南一隅，而中年即已名聲鵲起，然其自序墨子閒詁則曰：

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參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初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矣。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究，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保彝經說校注，亦閒有可取，因與張解並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閤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其求書若渴，謙遜揚善，信古道也。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是之謂乎？先生之爲學，經世致用，一承古哲之遺風。其謂周禮爲周公所作固不足信，然其所以疏之者，亦欲救世。其序曰：

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睠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

學，師今人不若師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學者自能得師。」此蓋一生甘苦之言。曲園嘗任朝職近十載；太炎以反清避難東瀛；仲容始則侍父於任所，繼而燕居鄉里數十載。曲園所著春在堂全書五百卷，經史子集莫不有所發明，乃至俚曲野說亦有所及；太炎開創現代語言文字之學，汪洋弘闊，蓋得益於其宣導革命、接觸西學、深研佛理也；仲容則埋首經籍，無所不窺，鉤稽剔抉，索隱探賾。殊途同歸，三人俱爲一代宗師，蓋以浙東遺風所致歟？然近時稱於世者，似仲容不及太炎，曲園又不若仲容。何以故？豈太炎爲革命先驅，知言之者衆，曲園以保皇而遂隱耶？然今人反可得春在堂全書而讀，太炎章氏叢書惜未能囊括其所著，仲容固有周禮正義、墨子閒詁、札迺、名原、契文舉例諸名作通行於世，散見及未刊者亦夥，固可以仲容之壽不永、未得手自輯之，太炎適值西學蜂擁、再傳者不及繼其志釋之乎？

二〇〇〇年，中國訓詁學會舉辦「孫詒讓國際學術研討會」於瑞安，有感於鄉人遙念之意篤，而治學之風未盡顯於世，著述尚待集成刊行者衆，遂有董理刊印全集之議。幸浙省大倡文化強省戰略，温州瑞安政府慷慨資助——此亦永嘉以來流韻也——中華書局鼎力承印，璐遂與同仁不揣譎陋，勉爲其事，閱數載，終告畢役。參與其事者衆，尤以浙江大

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溫州市圖書館、浙江省委黨校諸公出力爲多。董理者、審校者咸揭其名於諸卷，以示後學致力弘揚先賢學術之美耳。

嗚呼，先生之生也，國門已破，無日不有屈辱之約；先生之逝也，光緒慈禧兩日而終，數十年烽火延綿、國學陵替之日至矣。至先生百誕之歲，曙光已現；今先生冥壽屆百，則國運昌明，學術日興，先生全集亦得問世。百年一瞬，滄桑如此其劇，靜言思之，能不令人撫膺太息哉！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謹叙於日讀一卷書屋

目錄

契文舉例

點校說明	程邦雄	三
契文舉例叙		七
契文舉例上		
釋月日弟一		二
釋貞弟二		三
釋卜事弟三		四
釋鬼神弟四		五
釋人弟五		六
釋官弟六		七

名原

釋地弟七	五
釋禮弟八	五
契文舉例下	
釋文字弟九	一〇五
雜例弟十	二〇九
名原敘錄	二九
名原上	
原始數名弟一	三三
古章原象弟二	三七

象形原始弟三 ····· 三三

名原下

古籀撰異弟四 ····· 二九

轉注揭櫫弟五 ····· 三〇

奇字發散弟六 ····· 三〇九

說文補闕弟七 ····· 三七

跋 ····· 戴家祥 三四

斟點名原書後 ····· 戴家祥 三三

新文學叢刊

點校說明

孫詒讓撰著的契文舉例成書於一九〇四年，一九一六年冬王國維在上海舊書肆上購得手稿本，並將其寄給了時在日本的羅振玉，羅振玉於次年收入吉石齋叢書中刊行，世稱吉石齋本。一九二七年，蟬隱廬據吉石齋叢書本進行了翻印，世稱蟬隱廬本。直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世上通行的就主要是這兩種本子的契文舉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齊魯書社刊印了樓學禮先生校點的契文舉例，這也是此前唯一的按新式標點校點刊行的本子。據樓氏校點記說明，其底本與上述兩個本子有不同的來源，它是現藏於杭州大學（已併入浙江大學）圖書館的孫仲容先生契文舉例稿本（下稱「稿本」）。據樓氏攷證，這個稿本是孫詒讓在前述兩種契文舉例所據底本的基礎上作了較大幅度修訂的本子。樓氏據孫詒讓之子孫孟晉成稿於一九三三年的孫徵君籀廬公年譜一九〇八年條下的「覆閱契文舉例成最後寫定本」的記載，推定這個稿本的修改時間當在一

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八年之間。樓校點本即是以「這樣一個彌足珍貴的本子爲底本進行校點」的。

樓氏以爲「它的價值自然要遠在已行世的吉石齋叢書本之上，至於一九二七年蟬隱廬據吉石齋叢書本翻印的本子，當然就更不在話下了，因爲它不但翻印了吉本的失誤，而且又因爲當年印刷水平的問題，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失誤」。從總體上講，這個論斷大致是對的。但實際上，吉本、蟬本也各有長處，也有優於這個稿本的地方。如樓校點本上卷校語十六「稿本漏服字，據圖版增」，而吉本、蟬本均有「服」字。又如樓校點本上卷校語二五「稿本兩金文缺描」，而吉本、蟬本皆有完整金文形體。又如樓校點本一三頁第二行「壬辰卜立貝令侯氏馬申步」條無出處編號，而吉本、蟬本皆有雙行小字「六十二之一」標示出處，與圖版合。又如樓校點本上卷校語五六「稿本大上作下均空闕一字，今標以□」，而此條蟬本完整地書後墨綫刪除，白玉崢梁文舉例校讀無此條。又如樓校點本一六頁末字後脫漏「八命八曰瘳，龜文有云……」若干行（蟬本上十二反至上十三正共八行）。又如樓校點本下卷校語四八「稿本岳下有「二」字，應屬序辭不入正文，今刪去」，而吉本、蟬本無「二」字（這說明吉本、蟬本對稿本作過修改，優於稿本）。又如樓校點本九七頁倒第四行

「文義難通」，蟬本書後墨釘刪除「文」字。又如樓校點本一〇六頁「又云」段另行，而蟬本「又云」段與前段之間有連接符，不當另行，白玉崢校讀正如蟬本。又如樓校點本一一一頁倒第八行「同版又有余幽二字」，蟬本書後墨釘刪除，改爲「兩見」，是。這些都是吉本、蟬本優於樓校點本所據手稿本處，此不一一列舉。

另外，樓校點本所據稿本不誤，而樓校點自誤者。如樓校點本上卷校語二一：「稿本誤爲『百七十之三』」，樓校點改爲「百十七之三」。實際上稿本同吉本、蟬本，與圖版合，當爲「百七十之三」。這也是吉本、蟬本優於樓校點本的地方。

本次點校以樓校點本爲底本，覆校了稿本，以吉石齋本、蟬隱廬本進行逐字通校，再以白玉崢梨文舉例校讀進行參校。除個別明顯的誤字外，對底本文字不作改動，僅於校記中羅列異同，辨正是非。凡樓校本不誤，吉本、蟬本誤者，則不出校。

點校時，凡所引鐵雲藏龜，均據一九〇三年抱殘守缺齋本作了核查，校正版片號碼的錯誤，訂正誤描的字形和誤字。對所引古籍皆進行了核查。

篇目名僞，底本與吉本、蟬本有異，除雜例外，底本均在吉本、蟬本篇名上加「釋」字去「篇」字，如改貞卜篇爲釋貞、卜人篇爲釋人、官氏篇爲釋官、方國篇爲釋地、典禮篇爲釋禮

等。於正文中述及時，又均有「篇」字。書中涉例較多，於此統一說明，不再出校。

點校者學識有限，對古文字研究不深，訛誤錯陋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程邦雄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